

这几天，常常在想，这样的历史不要再重演。这个愿望虽然尚未实现，但人们心里是有共鸣的。民间已经有了这样的博物馆。

巴金的《随想录》中，有一篇关于文学馆的文章，那是他的一个梦想：“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：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。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门前，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。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，一个人在床上微笑。”

巴金写这篇文章，是在1981年4月4日，离现在34年了。巴金生前有两个愿望，一个愿望，是建一个现代文学馆，另一个愿望，是建一个“文革”博物馆。第一个愿望，已经实现，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就是始于巴金的倡议。巴金不仅为此呼吁，还捐出了自己的稿费 and 大量珍贵藏书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上，印着巴金的手模，每个进去参观的人，都可以和他握手。巴金倡议建“文革”博物馆，是为了让中国人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，是希望

文学博物馆，由远而近

赵丽宏

世界上有很多文学博物馆，它们大多和一些伟大作家的生活创作联系在一起。在英国，我访问过莎士比亚故居；在法国，参观有雨果故居和巴尔扎克故居；在俄罗斯，看了普希金故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；在印度，去过泰戈尔故居。访问这些故居博物馆，常常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为什么？因为读过故居主人们的作品。在博物馆里睹物思人，联想回味那些不朽的文字，是一种精神的漫游。这些故居博物馆，是活着的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是都柏林的文学博物馆。那些古老的建筑中，留存着很多作家生活工作的痕迹。爱尔兰人口不多，却是一个文学大国，在那里诞生了很多文学大师，乔纳森·斯威夫特，王尔德，叶芝，萧伯纳，詹姆斯·乔伊斯，贝克特，谢默斯·希尼

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，似曾相识，在不久前的梦里曾依稀经历过。有些人感到困惑，有些人感到惶恐，更多的人未深想，忽略不计。

笔者小时候类似的梦做得比较多，长大后虽然少了，但疑惑仍在，直到多年前读了香港专栏作家张立的一篇文章，才知这种能预知未来的梦被称为“细梦”，其他杂乱无章，没有太多意义的梦，叫做“粗梦”。

张立在文章里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清朝大将来宗棠年轻时是乡村私塾先生，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一日记载梦见自己成了镇守边疆、叱咤风云的大将军。这个二十岁的梦，在四十多岁时，成了事实。

无独有偶，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被暗杀之前，曾梦见存放自己遗体的灵柩被安置在白宫东厅，前来吊唁的人泪流满面。1915年英国演讲家霍尔本的妻子，不仅在第一个梦里，准确地梦见丈夫乘坐的飞机发生事故，而且还在第二个梦里梦见了事故的后续部分：“长滩独立报”上写着这样的标题：“妻子梦中预知丈夫的飞机出事故”，不可谓不神奇。还好，她的丈夫在飞机失事后幸运地被救出。

预知未来的梦有不幸的，也有幸运的。因解读了埃及的《埃及亡灵书》而名扬世界的英国语言学家华莱士·布奇，之所以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，是因为他梦见了考试内容，成绩非常优异，就此脱颖而出。

某件未来发生的事，为什么会以惊人的准确度出现在一个人的梦里，而且做过这种梦的人还不少？一般认为，梦由心生，所以夜晚会梦见白天的一些生活片段；“潜意识是梦的情报源”这一弗洛伊德学说，到现在仍有很多信众。在作为梦根源的潜意识中，不只存在个体的本能和体验，还有千百万年以来累计的祖先的经验 and 记忆。梦是存放这些记忆和经验的巨大数据库；人脑相当于一个超级电脑，在梦里，人脑开始良好运作和精密演算，所提取的数据中，有过去的，现在的和未来的，所以梦境有可能回忆过去，反映当下，亦有可能预知未来。如果这一学说能够成立，那么在梦里遇见未来，就可以得到解释了。



风景小品 (油画) 夏葆元

……在文学博物馆里，能看到他们的著作和手稿，还有无数珍贵的图片和雕塑。不同时代的文学巨匠，以各种姿态站在展馆的每一个角落中，安静地注视着进来的参观者。他们用文字构筑的世界，和都柏林，和爱尔兰交融在一起，成为这个城市和国家的精神脊梁。走出文学博物馆，感觉都柏林就像是一个开放的大文学博物馆，在街头闲逛，可以找到小说《尤利西斯》中描绘的学校、商铺和街巷，也会迎面撞见詹姆斯·乔伊斯的铜像，就像是一个举止随意的过路人，正在人群中和你打招呼。在街角的一个花园里，王尔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以嘲讽的眼光，注视着来往行人……

上海的文学博物馆，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想起了武康路。武康路113号，黑色的大门里面，是一个小小的花园，一幢形态简朴的三层小楼，掩隐在玉兰树的绿荫中。这里是巴金故居。巴金在这里住了大半个世纪，他的故居，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学坐标。

我曾经很多次走进这个花园，走进那幢小楼，访问巴金，听他回忆往事。小楼的客厅里，经常高朋满座，巴金坐在沙发上，微笑着环顾朋友们，

默默地听他们说话。他的背后，是满墙的书架。书架上的每一本书中，都留着他的指纹。有一次，我带着八岁的儿子去看望他，儿子看到客厅里那条陶瓷狗，天真地发问：这是不是包弟？他读过巴金写的《小狗包弟》，那是一段惨痛的回忆。我担心儿子的提问会引起老人的伤感，巴金却笑着回答儿子：这不是包弟。包弟比它活泼多了。他讲了很多关于包弟的往事，它怎么顽皮，客人来时，它怎么站起来作揖。

《小狗包弟》是《随想录》中的一篇。就在客厅一侧那张小而简陋的桌子上，就在阳台间那台缝纫机的桌面上，巴金写出了那部说真话的大书《随想录》。他的爱，他的痛，他的悲和喜，他的激情和忧伤，他对未来的希冀，在这里转化成真挚朴实的文字，永远留在了人间。

巴金的故居，现在已经向公众开放，这是他留给这个城市无比珍贵的遗产。巴金生活、写作的环境和所有细节，都真实而自然地保留着，一如他生前的模样。而这幢小楼中，珍藏着巴金一生收藏的书籍、信札和手稿，这些收藏，涵盖着中国的现代文学，也联系着辽阔的世界。遗憾的是，故居空间太小，无法向参观者展

示这一切。我想，上海文学博物馆，应该从巴金故居起步。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源地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，都曾和这个城市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，鲁迅、巴金、茅盾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张爱玲、傅雷、柯灵、施蛰存……回溯百年，可以列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师阵营。因为有了他们，上海不仅是一座工业的城、商业的城、金融的城、摩登时尚的城，也是一座文学的城，而文学建筑起的精神高地，是不会随世俗风潮崩塌的。

上海的文学博物馆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，我说不出来。但是我想，它应该建在人潮汹涌的场所，在作家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可以让参观者追寻作家们的履痕，读他们的文字，看他们的手稿，听他们的声音，走进他们当年生活写作的岁月，让人们在文学的氛围中，感受这个时代的人文情怀和理想境界。在这里，让远去的作家们重新回到现代人的生活中，和青年人一起思考明天，展望未来。

我又想起了巴金在梦想建文学馆时说的话：“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，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。”



预知未来的梦

(新加坡) 王文献

预知未来的梦有不幸的，也有幸运的。因解读了埃及的《埃及亡灵书》而名扬世界的英国语言学家华莱士·布奇，之所以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，是因为他梦见了考试内容，成绩非常优异，就此脱颖而出。

某件未来发生的事，为什么会以惊人的准确度出现在一个人的梦里，而且做过这种梦的人还不少？一般认为，梦由心生，所以夜晚会梦见白天的一些生活片段；“潜意识是梦的情报源”这一弗洛伊德学说，到现在仍有很多信众。在作为梦根源的潜意识中，不只存在个体的本能和体验，还有千百万年以来累计的祖先的经验 and 记忆。梦是存放这些记忆和经验的巨大数据库；人脑相当于一个超级电脑，在梦里，人脑开始良好运作和精密演算，所提取的数据中，有过去的，现在的和未来的，所以梦境有可能回忆过去，反映当下，亦有可能预知未来。如果这一学说能够成立，那么在梦里遇见未来，就可以得到解释了。



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，我写了上面五个字，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，结束将近80年的“写作癖好”。因为80年来，出版过20余种书，发表了数百万字著作，从未曾靠写作收入或“版税”维持起码生活。当然我有其他职业收入。因此写作不过是“癖好”，也借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我不但对写作告别，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。到了93岁，生活小节都有困难；85岁的老妻患病，医谓恐是骨癌，由于她高龄，我们决定不入院开刀。虽然雇了暂时女佣，每周只能来两天，而我自己不良于行，照顾病人，弄得我精疲力尽（我们拒绝进养老院受虐，坐以待毙）。

我对报章、杂志、书本、时事、电视、电影等也渐渐失去兴趣，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。但电脑如有失灵，不能与人交流，就心急不堪。这是老年的悲哀，无法拭去。

我已活得够长命，惟一怕的是跨过最后一关的一刹那。我是个无神论者，现在则好奇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？

最近数年，我要特别感谢《侨报》编辑刘倩，是她鼓励并纵容我自由发言，篇篇实话。我每周必找《侨报周末》一读。能在报刊每周写一篇专栏，而且无论不谈，无拘无束，是写作生涯中最惬意的事。

我也要感谢以前在天津百花文艺社现在的李华敏。此外，香港《明报月刊》主编潘耀明一度请我写过外国文学专栏；《开放》杂志的金钟是我兴趣相合的知交，可惜《开放》已停刊，依顺潮流移往互联网。

我更要向文心社施雨致意。我特别感谢当年三联书店的沈昌文，通过他的《读书》杂志，他替我出了《天下真小》文集，博取了不少新中国年轻的书迷读者，我也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王海龙教授，他曾特地来我家采访多次，熟知我在美国多年生活详情，写出了一本《诊断美国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。

还感谢作家五月女士。她自告奋勇在互联网上遍找我过去发表过的散文、杂文，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纽约客随感录》。这恐是我最后的一本书。如书局没有，可从网上购到，包括天津百花出版的《忆旧与琐记》和《书影与肖像》。与《诊断美国》参看，可以当作我的写作回忆录。其他曾在上海、香港以及各地出版的书，我不在这里一一赘述。但是最后，我要谢谢香港《大公报》孙嘉萍与上海《新民晚报》殷健灵对我的赏识。

小令三首

王养浩

春雷

一场春雷惊幽梦，一江春水起轻风，一片春花妆中城。翠鸟声，春意放眼生。

丽园

未闻黄莺园中啾，却见湖边柳。涟漪何时有？鸳鸯相伴游。梨花细雨绣花楼。

致友人

两鬓白，谁言衰？沧海桑田志不改。绘七彩，彰文采。翰墨四海，三羊开泰来。

点滴

赵玉龙

记录

一个朋友要去远方，他买了一台相机。我奇怪于他的举动。他曾经和我说过，干嘛没有事情拍来拍去，有什么意思。现在的他却也如此了。很多时候，人都会有一些变化，而这些变化的背后，往往是他本身变了。而改变的原因，就不得而知了，这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。

回忆

有人说，一个人开始怀旧，那是证明他老了。我觉得对于过往事情的回忆，是一种对生活的自省。或者说是对于当下生活的一种反观。更有一种浪漫情怀在里头。喜欢回忆的人往往有着一张平和的面容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着爱。

而有的人，似乎从来都不回忆，他们的生活匆匆到什么程度呢，匆匆到只剩下现在了。过去的一切，要么遗忘了，要么是不想记起。我从内心里同情他们。

浅说题画诗

袁拿恩

画与我淋漓尽致地联系起来。

黄山北海狮子林一隅有株百岁古柏，主干已腐朽断截，从根部旁逸丈数一枝，龙蟠虬结郁勃苍翠，匍匐仄居道旁，不为人识亦无标记。展展纸图记并题：“三千劫历似等闲，坐阅几多霜雪颜。古寺钟声如雨露，悠然自得白云间。”画展示了古柏的优美造型，诗则更深入地歌颂了古柏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，欣赏淡然面对险恶环境和比霜雪更冷的时人眼。诗的遣词造句用了“似等闲”、“坐阅”、“悠然自得”拟人化的手法，这物我交融的内心观照，使画的主题得到升华。

画容易表现静态的瞬时的空间，而诗人画则有助于意境的自由拓展。我喜欢画牡丹，因不同境况，题了三首。“三月春风剪紫霞，牡丹百岁展龙华。晨钟暮鼓真如地，慈雨长滋富贵花。”题画龙华古寺百岁牡丹，末句强调了富贵是福，何必不屑，唯厚德方能载福。“红尘劫历谈炎凉，谷雨时节又拂香。莫怪春风攀富贵，牡丹桃李共华堂。”既对世态炎凉的感叹，又有包容的心态，以及对百花齐放的憧憬。“半世无成已是翁，更无雅趣惹胭红。洛阳三月春消息，写在浓烟淡墨中。”题水墨牡丹，自嘲消遣罢。其实我既喜欢画水墨牡丹，也喜欢画胭脂红牡丹。

题画诗与其他诗别无二致，无非意在笔先，逍遥象外。画什么，怎么画？将画笔无法表达的用诗句展现开来。形神兼备，动静结合，情景意趣交融，诗画如是。

十日谈

学诗者说

学诗与习字的关系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